

岁月悠悠

海鸥,何时再飞翔

■余宏达文

早就听说,女的退休“舞蹈拳操凑热闹”;男的退休“背着相机四处跑”。因此刚退休还在考虑如何度过“夕阳红”时,儿子就为我买了架单反相机,还经常在我空闲时“逼”我出去拍照,说不要老待在家里,多走动有利身体健康,多“练手”能提高摄影技艺。其实儿子不知道,单反相机我老早就白相过了,只不过那时不带数码而已。

上世纪80年代,为记录孩子的成长历程,当孩子刚会站立时,我和妻子就想用省吃俭用省下的钱买一部属于自己的相机,用相机记录下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。以前老借,或借单位;或借朋友;或出费用在照相馆借。

当时海鸥相机风靡全国,市面上流行使用机械操纵的海鸥牌135相机,海鸥牌DF135单反相机更是市场的紧俏货,虽然价格不菲,但也不易在商店随意购买到。我托了一位有点“路道”的朋友,在南京东路的一家照

器材商店买到了一台海鸥牌DF135单反相机,随后即配置了一只常用的海鸥牌变焦镜头,充分发挥单反相机能调换镜头的长处,以满足各种拍摄场合的需要。

那时,相机使用胶卷,快门靠机械操控,曝光速度、光圈大小、取景聚焦全凭经验,正常的话,装一卷胶卷后可拍36张照片,多数情况下一次出去拍不了那么多,照相馆里还有半卷装的,半卷也能拍个20多张,够你拍的了,当然,那都是黑白的,彩色胶卷还没听说卖过半卷装的。

黑白胶卷便宜,如果买国产的,就几角钱,拍完了拿到照相馆取出胶卷冲洗,隔天就能取,然后挑满意的扩印。流行使用彩色胶卷则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,上海的彩扩门店就是在那时期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各街区的,彩扩很方便,就是价格不便宜。

始料不及的是,当孩子一天天长,相机也开始一步步地数字化,机械相机市场渐渐萎缩,逐步被数字化的

“傻瓜相机”所替代,而“傻瓜相机”又以日本相机居多。“傻瓜相机”使用方便,虽然也用胶卷,但只要会看取景框,会按快门按钮即可。“傻瓜相机”的流行使人们越来越热衷外出拍照,当然,我还在用我的国产海鸥相机。

有一年,我带孩子到人民广场拍风景照,具体哪一年已记不清,反正那时孩子还处于随我摆布的岁月。人民广场在当时是上海市民及外地游客游玩照相的一个景点,去广场拍照的人很多。

孩子摆了一个又一个pose,我为孩子拍了一张又一张照片。

这时从侧面走来一伙人,其中一人扛着一台摄像机,这伙人走到我面前站住了,过来一人很有礼貌地跟我打招呼,说想占用我们一点时间,采访我一下,不知行不行?

我一愣,客气地问他们从哪里来?想采访点什么?

领头的说,他们是中央电视台的,在人民广场转悠已有一段时间了,因看到我在用国产海鸥相机拍照,是人民广场中为数不多在使用国产相机的游客,所以想采访一下。问题很简单,就是为什么使用国产相机?而不同于多数人那样使用日本产的相机?

我回答采访的人说,海鸥相机的质量不错,成像很好,我使用多年,惯了,还听说,日本相机的镜头还都用上海生产的呢,我有什么理由不使用上海生产的相机呢?

自称中央电视台的那伙人拍了采访后,很满意。

忽然,电视台的拍摄人员说,不对,不对,相机是国产海鸥牌的,已摄进镜头了,但挂在脖子上的吊带上怎么标注“尼康”呢,不行,不行,得重拍。能不能把那吊带给拆了?我说,行。原先随相机送的吊带太窄,挂在脖子上有点疼,所以另配了一根宽点的挂着,没注意到上面的铭牌,那时我还真不知道“尼康”是日本的著名品牌。

取下吊带,重新开始采访,录像从头再来一次。采访结束,握手告别。采访的录像是否在电视台用过,不得而知。就这样,一次邂逅,一段采访,在我自小受到“抵制洋货,要用国货”的爱国主义心灵上又烙上了一道深深的印痕,每当社会上响起提倡国货,抵制日货的呼声时,都会使我想起这件事。

斗转星移,历史变迁,随着数码技术快速发展,相机更新速度也在加快,

数码相机独占鳌头,色彩丰富,即拍即显、储存于电脑后随时可欣赏是数码相机最大优势。我的这架海鸥DF相机现在虽已不再使用,但作为纪念,我一直珍藏着。道理很简单,上海有着深厚的机械加工能力,海鸥相机凭借上海传统技术,把细微的机械零件加工到足够精致,精巧的装配技术又保证了海鸥相机顺滑的操作性能,相机的光学玻璃镜头也是上海自制,当时镜头质量远超日本。

欧洲有一国家曾经对海鸥DF相机进行测试,报告称,相机属中等偏上,镜头属于最优秀的。因此,作为收藏品之一,当时收藏海鸥相机的人不在少数。

为援助外省市的工业发展,海鸥厂上世纪还援助江西发展了凤凰牌相机,凤凰牌相机质量也不错,在国内、在上海都有较好的口碑。

但现在呢?“心有余而力不足”是抵制日货最无奈的表述。无论走进卖相机的大卖场,还是去用相机最多的游乐景点,一眼望去,遍地都是日本货,尼康,佳能,单反,卡片机,应有尽有,哪里还找得到中国货?海鸥牌数码相机更是难觅踪影。

海鸥,你在哪里?何时再飞翔?

人生智慧

快乐从分享开始

■龚青晓文

听过很多人抱怨自己生活的不愉快,也听说关于幸福感调查时“我姓曾”的冷幽默,难道现在的人们都与快乐无缘了吗?不是的,最近的经历和体会让我感受到分享的神奇力量。

忘记了从什么时候开始,喜欢上了去旅行。不论走到哪里,我都会拍照传给家人朋友看,在微信上分享心情,这是一个愉悦的过程。因为分享而被认同,更因为分享而把快乐传递给别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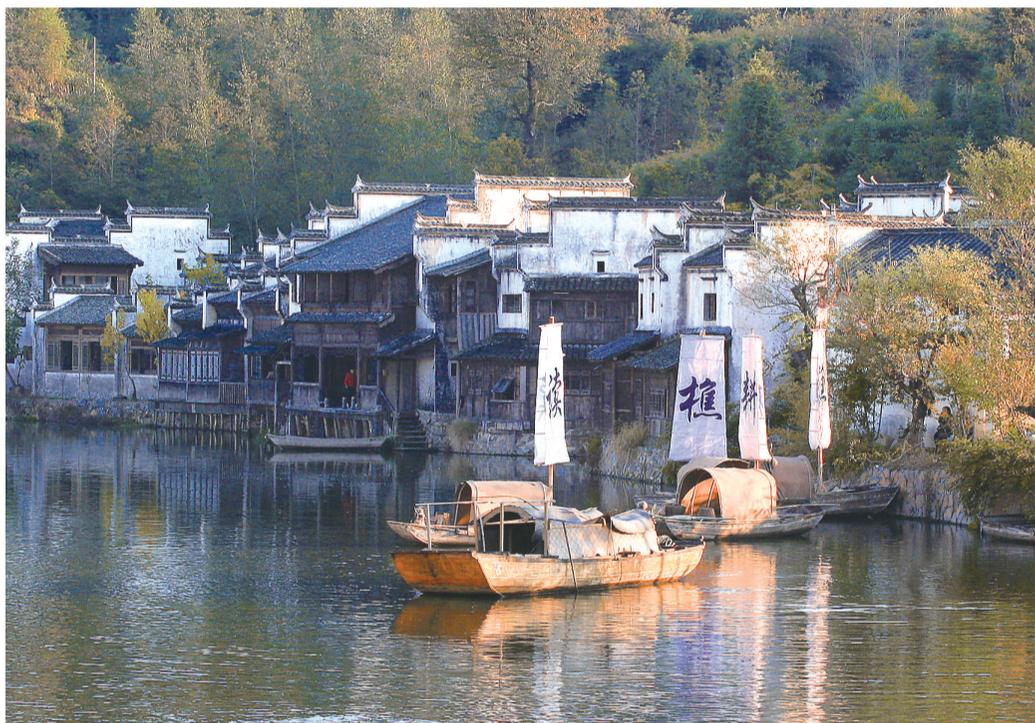
东方卫视有一档节目叫《今晚80后脱口秀》,不仅俘获了80后观众的心,我们这些90后也会在茶余饭后津津乐道其中的搞笑段子。仔细想来,一个主持人,一个舞台,吸引观众的是什么,仅仅是幽默?不,虽说节目需要增加幽默感,段子中确有夸大之处,但节目发掘了很多生活中的细节,人们遇到的问题和不愉快,在分享的过程中和观众产生共鸣。很多事情,当大家以近似调侃的玩笑话说出来的时候,内心也就不会太在意了,这样的分享很容

易让人看淡生活的不如意,转而乐观面对。

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,生活压力陡增,考证、升学、求职,各种残酷的竞争让校园充满奋斗的汗水和不易。偶尔,我们会觉得内心孤独,特别是在遇到挫折的时候,需要有个值得信任的人听你倾诉,陪你发泄;有时,我们获得了成功或收获了幸福,又迫切地希望能和亲人朋友同乐。这时候,若能找几个知心朋友,分享自己的不愉快,心情便很快阴转晴;分享自己的快乐,总会带动身边人一起幸福。

这种体验,我们都有过。分享带来的快乐,温暖了人心,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。

无论你与人分享的是快乐或是痛苦,是欢笑或是眼泪,只要你愿意向他人倾诉,内心的痛苦就会减少,快乐必定加倍。比尔·盖茨曾说:“每天清晨当我醒来,我便思索着如何与他人分享我的快乐,因为那会使我更快乐。”生命因分享而充实,因分享而充满激情,因分享而多姿多彩。因为,分享是快乐的,快乐从分享开始。



秋色正美(摄于安徽黟县) ■黄伟助

意犹未尽

一袭温热

■王元文

城里的人闻多了尾气,不免想要闻闻泥土味。假期一到,纷纷往乡村跑。我亦如此,喜欢前往郊区,体验纯净快乐的农家生活。可我最难忘的,不是新鲜有机的农家菜,不是现代化的农业园区,却是曾在怀中的一袭温热,一丝柔软——我抱起了一只小羊羔。

人们都爱看春季草坪的绿意盎然,其实冬日的枯草坪更有韵味。枯黄的草泛着牙白,细细密密地堆叠出一片金黄,好像梵高的粗犷的笔触。这油画一般的厚重感,老者一样的沉稳绝非生机勃勃的“绿毛小伙”可比拟。

就是在那里,我见到了那些羊儿。就是在那里,我认识了那只小羊羔。两只母羊悠悠地踱着步子,几只小羊羔倒是快活,刚来到世上,路还没走熟,歪歪扭扭地瞎蹦跶,看什么

都新鲜。远远望过去,是一片金黄上散落着几团生动的白棉絮。

那日,天是湛蓝的,一片云朵也没有;阳光和煦得很,照得草更金黄,羊儿更白。恍惚之间,真觉得踏入了童话世界。瞧着这些活动着的白团团,莫不是天上的云给风吹下了地?

我走近它们,这些白团团都慢慢打量我,我也细细打量它们。眸子是蓝里透点黑,眼神充满了好奇与得意。它们仿佛总是笑着,更显得悠然自得,又让它们多了份温柔。小羊蹭着妈妈,咩咩叫,一边蹭一边瞅瞅我,颇有些炫耀之意呢。

我抱起一只小羊羔,它不反抗不挣扎,只管让我抱。四只小蹄腾在空中,它也不恼火,小脸上还是摆着微笑。我轻轻抚摸它,能感到柔软的羊毛下的脉搏——那种生命的气息提醒我:我抱着的,可是个活物。那是个棉絮一样温暖、云朵一样轻柔的活物啊。

我总觉得这小活物面熟。飞行员给小王子画的那只小羊,是不是你?你们长得可是一模一样。那你究竟是从《小王子》里跑出来的,还是被风从天上吹下来的?

怀里抱着个精灵,阳光和微风也来凑热闹,真让我幸福得晕眩。我蹭蹭它,把脸窝在它的羊毛里,它也把脑袋搭在我的臂弯。那一瞬间,仿佛我的心上顿时开满了花,一朵一朵,很香很香。

这是和我交朋友了吗?我们也像小王子和他的狐狸那样驯养了彼此吗?真是这样该多好。

抱它抱得太久,我不得不放下它。我要走了,我凝视它一会儿,它竟朝我叫了一声,不是向妈妈撒娇时轻柔的咩咩声,而是急急的响亮的一声“喂……”我吃惊地看它,它也看着我。你是让我别走吗?你是喜欢和我在一起吗?

后面的旅途都很愉快,我看了许多城里看不见的东西,尝了许多未尝过的土菜。可我的心里,始终都是那小羊羔的模样。

回到家,我趴在羊毛毯上不愿起来。那毯子的触感和小羊羔真像,只是少了生命的气息。现在我只能摸着羊毛毯,想念小羊羔的温度了。而这想念的滋味也是这么幸福,好像心里又开起一朵一朵的花。谢谢你,给我这一袭温热。

独爱美食

乡间的糯米子糕

■朱盛杰文

每年入冬,或近年关,这时江西婺源乡新糯米早已被收割机碾进仓,家家户户便开始张罗着过年节的那些事了。

那些事中,最让人期待的、嘴馋的是一种吃口软糯、醇香、咸味适中的吃货——糯米子糕。

这里所谓的“子”,即蛋,婺源人乡语称鸡蛋、鸭蛋为鸡子、鸭子。

糯米子糕做起来十分讲究。它的原料是糯米、鸡蛋、猪油块(或肥膘)、食盐。先将糯米淘洗干净,在水中泡两个小时,然后上笼蒸熟。同时,将鸡蛋打散,将猪油块切成细丁,等蒸熟的糯米饭冷却后,将蛋液、猪油(肥膘)丁拌入,再加少许食盐,搅拌均匀,倒到一只白铁皮方盒内,盒内已先铺上箬叶,用力将糯米、鸡蛋、猪油混合物压紧、压实。这时铁锅里水已烧得沸腾,放上蒸屉,将厚实的白铁皮放在上面,半个多小时后,掀锅盖,一股诱人的香味迎面扑来。

稍凉些,将糯米子糕覆倒到案板上,先横后竖切成厚一厘米左右的片码到碟里,色泽黄艳,内里的猪油丁已溶成点点亮晶,趁着微热沾上白糖,急忙塞入口中,哇,香糯、咸中带甜、油而不腻,那滋味让舌头上的味蕾飞速运转,一块接着一块,肚子都鼓了,但舌尖上仍不过瘾。

这糯米子糕在冬天可存放多日,吃时可复蒸,亦可放入平锅内煎食(不用放油)。就是在那个最困难的时期,婺源人哪怕每日用红薯充饥,但到了春节年关,也会千方百计做上几盒糯米子糕,让家人自食或赠送亲朋好友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下放农村回去过年时,婺源乡亲们也会让我带上几条糯米子糕。

一晃,离开婺源也有二十多年了,但婺源特有的饮食和那诱人的美味依然在我舌尖上流动,有时,也会动手做上几样,但总觉得缺少了些什么,想是缺了那一方水土,那一方风情。